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一百回 武王封列國諸侯

子牙斬了兩個佞臣，復進封神臺，拍案大呼曰：「清福神柏鑑何在？快領飛廉、惡來魂魄至壇前受封！」不一時，只見清福神用幡引飛廉、惡來至壇下，跪聽宣讀敕命。但見二魂俯伏壇下，悽切不勝。子牙曰：「今奉太上元始敕命：爾飛廉、惡來，生前甘心奸佞，簧惑主聰，敗國亡君，偷生苟免；只知盜寶以榮身，孰意法網無疏漏，既正明刑，當有幽錄。此皆爾等自受之愆，亦是運逢之劫。特敕封爾為冰消瓦解之神。雖為惡煞，爾宜克修厥職，毋得再肆凶鋒。汝其欽此！」

飛廉、惡來聽罷封號，叩首謝恩，出壇去了。子牙封罷神下壇，率領百官回西岐。

子牙回岐州，進了都城，入相府安息。眾官俱回私宅。一夕晚景已過。

次日早朝，武王登殿，真是有道天子，朝儀自是不同。所謂香霧橫空，瑞煙縹緲，旭日圍黃，慶雲舒彩。只聽得玉佩叮噹，眾官袍袖舞清風，蛇龍弄影，四圍御帳迎曉日。靜鞭三響整朝班，文武嵩呼稱「萬歲」。

武王陞殿，只見當駕官傳旨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散朝。」

班中有姜子牙出班上殿，俯伏稱「臣」。武王曰：「相父有何奏章見朕？」

子牙奏曰：「老臣昨日奉師命將忠臣良將與不道之仙、奸佞之輩，俱依劫運，遵玉敕一一封定神位，皆各分執掌，受享禋祀，護國祐民，掌風調雨順之權，職福善禍淫之柄。自今以往，永保澄清，無復勞陛下宸慮。但天下諸侯與隨行征戰功臣、名山洞府門人，曾親冒矢石，俱有血戰之功。今天下底定，宜分茅列土，封之以爵祿，使子孫世食其土，以昭崇德報功之義。其親王子孫，亦當封樹藩屏，以壯王室。昔上古三皇、五帝之後，亦宜分封土地，以報其立極之功。此皆陛下首先之務，當亟行之，不可一刻緩者。」

武王曰：「朕有此心久矣。只因相父封神未竣，故少俟之耳。今相父既回，一聽相父行之。」

武王方纔言罷，只見李靖、楊戩等出班奏曰：「臣等原係山谷野人；奉師法旨下山，克襄劫運，戡定禍亂。今已太平，臣等理宜歸山，以覆師命。凡紅塵富貴、功名、爵祿，亦非臣等之所甘心者也。今日特陞辭皇上。望陛下敕臣等歸山，真莫大之洪恩也！」

武王曰：「朕蒙卿等旋乾轉坤之力，浴日補天之才，戡禍亂於永清，闢宇宙而再朗，其有功於社稷生民，真無涯際；雖家禋戶祀，尚不足以報其勞，豈驟捨朕而歸山也？朕何忍焉！」

李靖等曰：「陛下仁恩厚德，臣等沐之久矣。但臣等恬淡性成，山野素志，況師命難以抗違，天心豈敢故逆。乞陛下憐而赦之，臣等不勝幸甚！」

武王見李靖等堅執要去，不肯少留，不勝傷感，乃曰：「昔日從朕，始事征伐之時，其忠臣義士，雲屯雨集；不意中道有死於王事、歿於征戰者，不知凡幾，今僅存者甚是殘落，朕已不勝今昔之感。今卿方際太平，當與朕共享康寧之福；卿等又堅請歸山，朕欲強留，恐違素志，今勉從卿請，心甚戚然。俟明日，朕率百官親至南郊餞別，少盡數年從事之情。」

李靖等謝恩平身，眾官無不悽惻。子牙聽得七人告辭歸山，也不勝慘戚。俱各散朝。一宿晚景次日，光祿寺典膳官預先至南郊，整治下九龍飾席，一色齊備。只見眾文武百官與李靖等先至南郊候駕；惟姜子牙在朝內伺候武王御駕同行。

武王陞殿，傳旨：「排鑾駕出城。」子牙隨後。

一路上香煙載道，瑞彩繽紛，士民歡悅，俱來看天子與眾人、仙餞別。真是哄動一城居民，齊集郊外。只見武王來至南郊，眾文武百官上前接駕畢，李靖等復上前叩謝曰：「臣等有何德能，敢勞陛下御駕親臨賜宴，使臣等不勝感激。」

武王用手挽住，慰之曰：「今日卿等歸山，乃方外神仙，朕與卿已無君臣之屬，卿等幸無過謙。今日當痛飲盡醉，使朕不知卿之去方可耳。不然，朕心何以為情哉？」李靖等頓首稱謝不已。

須臾，當駕官報：「酒已齊備。」武王命左右奏樂，各官俱依次就位。只見簫韻迭奏，君臣懽飲，把盞輪盃，真是暢快。說甚麼炮鳳烹龍，味窮水陸。君臣飲罷多時，只見李靖等出席謝宴告辭，武王亦起身執手，再三勸慰，又飲數盃。

李靖等苦苦告別，武王知不可留，不覺淚下。

李靖等慰之曰：「陛下當善保天和，則臣等不勝慶幸。俟他日再圖相晤可也。」武王不得已，方肯放行。李靖等拜別武王及文武官員；子牙不忍分離，又送一程，各洒淚而別。後來李靖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、楊戩、韋護、雷震子，此七人俱是肉身成聖。

子牙別了李靖等七人率領從者進西岐城，回相府。至次日早朝，武王陞殿，姜子牙與周公旦出班奏曰：「昨蒙陛下賜李靖等歸山，得遂他修行之願，臣等不勝欣幸。但有功之臣，當分茅列土者，乞陛下速賜施行，以慰臣下之望。」

武王曰：「昨日七臣歸山，朕心甚是不忍；今所有分封儀制，一如相父、御弟所議施行。」

子牙與周公旦謝恩出殿，條議分封儀注併位次，上請武王裁定。

次日，武王登寶座，命御弟周公旦於金殿上唱名策封，先追王祖考、自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皆為天子，其餘功臣與先朝帝王後裔俱列爵為五等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其不及五等者為附庸。條序已畢，周公方纔唱名。

列侯封國號名諱：

魯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周文王第四子周（姬）公旦，佐文王、武王、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。後成王命為大宰，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，號宰周公，留相天子，主自陝以東之諸侯。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，地方七百里，分以寶玉、大弓，而俾侯於魯，以輔周室。

齊——姜姓，侯爵。係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岳，佐禹平水土有功，賜姓曰姜氏，謂之呂侯。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。自太公呂望超自渭水，為周文、武師，號為師尚父，佐文、武定天下，有大功，封營丘，為齊侯，列於五侯九伯之上。即今山東青州府是也。

燕——姬姓，伯爵。係周同姓功臣，曰君奭，佐文、武定天下，有大功，為周太保，食邑於召，謂之召康。留相天子，主自陝以西之諸侯。乃封其子為北燕伯，其地乃幽州薊縣是也。

魏——姬姓，伯爵。係周同姓功臣，曰畢公高，佐文、武定天下，有大功，封鎮魏國。即今河南開封府高密縣是也。

管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武王弟，曰姬叔鮮，以監武庚封於管。即今河南信陽縣是也。

蔡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武王弟，曰姬叔度，以監武庚對於蔡。即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是也。

曹——姬姓，伯爵。係武王弟，曰姬叔振鐸。武王克商，封於曹。即今濟陽定陶縣是也。

邶——姬姓，伯爵。係武王弟，曰姬叔武。武王克商，封於邶。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是也。

霍——姬姓，伯爵。係武王弟，曰姬叔處。武王克商，封於霍。即今山西平陽府是也。

衛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武王同母少弟，封為大司寇，食采於康，謂之康叔，封於衛。即今北京冀州是也。

滕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武王弟，曰姬叔繡。武王克商，對於滕。即今山東章邱縣是也。

晉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武王少子，曰唐叔虞。封於唐，後改為晉。即今山西平陽府絳縣東翼城是也。

吳——姬姓，子爵。係周太王長子泰伯之後。武王克商，遂封之為吳。即今之吳郡是也。

虞——姬姓，公爵。係周太王子仲雍之後。武王克商，求泰伯、仲雍之後，得章已為吳君；別封其為虞。在河東陽縣是也。

虢——姬姓，公爵。係王季子虢仲，文王弟也。仲與虢叔為文王卿士，勳在王室，藏於盟府；而文王友愛二弟，謂之二虢。武

王克商，封仲於弘農。陝縣東南之虢城。

楚——半姓，子爵。係顛帝之裔，曰鬻熊。為周文、武師，有勤勞於王家，封之於荊蠻；以子男之上居之。即今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。

許——姜姓，男爵。係堯四岳伯夷之後。因先世有功，武王克商，封其裔於叔許。即今之許州是也。

秦——嬴姓，伯爵。係顛帝之裔。因先世有功，武王克商，封其裔柏翳於秦。即今之陝西西安府是也。

莒——嬴姓，子爵。係少昊之後。因先世有功，武王克商，封其後茲與期於莒地。即今莒縣是也。

紀——姜姓，侯爵。係太公之次子。武王念太公之功，分封於紀。即今東莞劇縣是也。

邾——曹姓，子爵。係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。武王克商，封其裔曹挾於邾。即今之山東鄒縣是也。

薛——任姓，侯爵。黃帝之後。因世有功，武王克商，封其後裔奚仲於薛。即今之山東沂州是也。

宋——子姓，公爵。係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曰微子啟；因紂王不道，微子抱祭器歸周。武王克商，封微子於宋。即今之睢陽縣是也。

杞——姒姓，伯爵。係夏禹王之後。武王克商，求夏禹苗裔，得東樓公，封於杞，以奉禹祀。即今之開封府雍丘縣是也。

陳——媯姓，侯爵。係帝舜之後。其裔孫闕父作武王陶正，能利器用，王實賴之。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，而封諸陳，使奉虞帝祀。其地在太皞之墟，即今之陳縣是也。

薊——姬姓，侯爵。係帝堯之裔。武王克商，求其後，封之於薊，以奉唐帝之祀。即今之北京順天府是也。

高麗——子姓。乃殷賢臣，曰箕子，亦商王之裔。因不肯臣事於周，武王請見，乃陳「洪範九疇」

一篇而去之遼東。武王即其地封之。至今乃其子孫，即朝鮮國是也。

其親王、功臣、帝王後裔，共封有七十二國。今錄其最著者。其餘如越封於會稽，向封於譙國，凡封於汲郡，伯封於東平，郟封於濟陰，鄧對於賴川，戎封於陳留，芮封於馮翊，極封為附庸，穀封於南陽，牟封於泰山，葛封於梁國，邾對為附庸，譚封於平陵，遂封於濟北，滑封於河南，鄆封於東平，邢封於襄國，江封於汝南，冀封於皮縣，徐封於下邳，舒封於廬江，弦封於弋陽，鄆封於瑯琊，厲封於義陽，項封於汝陰，英封於楚，申封於南陽，共封於汲郡，夷封於城陽等國，不悉詳記。如南宮适、散宜生、閔夭等，各分列茅土有差。即於其日大排筵宴，慶賀功臣、親王、文武等官。又開庫藏，將金銀寶物悉分於諸侯人等。眾人俱各痛飲，盡醉而散。次日，各上謝表，陛辭天子，各歸本國。

眾人各領封敕，俱望本國以赴職任，惟御弟周公旦、召公奭在朝輔相王室。

武王乃謂周公曰：「鎬京為天下之中，真乃帝王之居。」於是命召公遷都於鎬京，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是也。武王謂：「師尚父年老，不便在朝。」乃厚其賜賚，賜以宮女、黃金、蜀錦，鎮國寶器黃鉞、白旄，得專征伐，為諸侯之長，令其之國，以享安康之福。

次日，子牙入朝，拜謝賜賚，陛辭之國。武王乃率百官餞送子南郊。

子牙叩首謝恩曰：「臣蒙陛下賜令之國，不得朝夕侍奉左右，今日一別，不知何日再睹天顏也！」

言罷，不勝傷感，武王慰之曰：「朕因相父年邁，多有勤勞於王室，欲令相父之國，以享安康之福，不再勞相父在此朝夕勤劬耳。」

子牙再三拜謝曰：「陛下念臣至此，臣將何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！」其日君臣分別，子牙拜送武王與百官進城，子牙方纔就道，往齊國而去。

太公至齊因思：「昔日下山至朝歌時，深蒙宋異人百般恩義，因王事多艱，一向未曾圖報；今天下大定，不乘此時修候，是忘恩負義之人耳。」乃遣一使臣，齎黃金千斤，錦衣，玉帛，修書一封，前往朝歌，問候宋異人。

使臣離了齊國，一路行來，不覺一日來到朝歌。其時宋異人夫婦已死，止有兒子掌管家私，反覺比往時更勝幾倍。其日收了禮物，修回書與來使至齊，回覆了太公。

太公在齊，治國有法，使民以時；不五越月，而齊國大治。後子牙薨，公子灶嗣位，至小白，相管仲，伯天下，「春秋」賴之。後至康公，方為田氏所滅。

武王西都長安，武王垂拱而治，海內清平，萬民樂業，天下熙熙皞皞，順帝之則。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，不遜堯舜之揖讓也。——後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周公輔相之，戡定內難，天下復睹太平。自太公開基，周公贊襄，遂成周家八百年基業。然子牙、周公之鴻功偉烈，充塞乎天地之間矣。